每个孩子都是诗人

■ 陈佳

学前班的小凳子老师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做游戏，是那个经典的“狼和小羊”的游戏。小凳子老师和孩子们一样可爱，她用童音教孩子们唱着：“小羊儿乖乖，把门儿开开。”“不开不开，不能开，妈妈不回来，谁来也不开。”孩子们齐声跟着老师开心地唱。

这时，一个家长来了，说要带自己的孩子曼曼去外婆家。小凳子老师还没有表态，那个叫曼曼的小女孩立即噘起嘴巴，说：“不去不去，不能去，老师没同意，谁叫都不去。”这不是《小羊儿乖乖》的翻版吗？在一旁静看的我，忍俊不禁，对小凳子老师和那位家长说：“小曼曼不得了啊，这么点大就会写诗了。”

其实会写诗的孩子又岂止是小曼曼一个，印象中，我们学校学前班的孩子们好像都是小诗人。记得过年前，学前班的小瓶子老师组织了一次亲子活动，让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包饺子。饺子出锅的时候，一个粗心的年轻爸爸把带来的小磨麻油全部倒在了碗里。他的儿子小扣子喝了一口汤，小磨麻油那特有的麻嘴味让小扣子一下子皱起了眉头。我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，看这场喜剧如何往下演。小扣子的爸爸大概发觉了自己的失误，可这也是一个童心未泯还没有完全长大的爸爸，他故意逗着小扣子说：“儿子，饺子麻嘴不？好吃不？”我心想：这么点大的孩子，酸甜苦辣估计有点体味了，但是对于麻的滋味，一定是表达不出来的。小扣子又喝了一口，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大声喊：“老厚老厚了，嘴巴老厚老厚了。”小瓶子老师走了过来说：“小朋友，嘴巴老厚，就是麻，知道吗？就是麻。”小扣子立即接过话头，大声说：“麻——麻躲在我的嘴里呢！”

周围很多人都笑了。我知道，那笑声是因为小扣子那天生有趣的表情，更因为这小小幼儿诗一般的语言。

邻居家的小男孩壮壮也在我们学校读学前班，黄昏的时候，壮壮到我家来玩，我问他，小凳子老师和小瓶子老师哪个好看。壮壮回答说：“小凳子老师笑起来好看，小瓶子老师生气时好看；小凳子老师读书时好看，小瓶子老师唱歌时好看。”看看，这不就是诗人独到的发现力啊！我又问他，想不想老师。他说：“我在学校里不想老师，回到家里才想老师；上学时不想，放假了才想。”

多么朴实自然、发自内心的语言，看似平淡，却包含着一个孩子对老师的真情实感。人多玩得开心时不想，一个人寂寞了才想；忙的时候不想，空闲下来了才想；在一起时不想，分开了才想。这也是成人心灵世界的真实写照啊，可是成人不会把这种感觉说出来，成人世界多数时候都是无奈的谎言：我每时每刻都想你，食不甘味，夜不能寐。这样的表白有真诚，肯定也有虚假。可是孩子们就不一样了，心里怎么想，嘴里就怎么说。爱就爱，不爱就不爱；思念就是思念，不思念就是不思念，没有半分掺假，这才是诗人的潜质。

以前，看过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的一句话——“每一个孩子都是诗人。”现在，我对这句话的体会是越来越深了。

今天下午，我看见学前班几个孩子在学校的沙坑里刨坑。我走过去，问一个手上拿着小纸船的小女孩，我问她干什么。她指着正在刨坑的小男孩说：“我在等他把坑挖好，我再把纸船种下去。”“你把小纸船种下去做什么用呢？”“种什么就会长什么，我种下小纸船，过几天，就会长出很多很多的小纸船来。”“你相信一定会长出小纸船来吗？”我又问。这时，那个埋头刨坑的小男孩抬起头来，抢在小女孩前面说：“我相信，种什么，就会长什么。”

“那么，除了种小纸船，你们还可以种什么呢？”我因势利导。我的问话刚刚落下，小男孩和小女孩争先恐后地回答了起来：种太阳花，种桃花，种苹果，种橄榄树，种小鱼、小虾，种星星、彩虹、太阳、月亮。

“还可以种什么？”我故意打破砂锅问到底。

原以为他们想不出来该种什么了？却没想到两个小家伙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种春天。”一刹那间，像是有一种温暖的东西，一直温暖到我心灵最柔软的地方。顿时，我的眼前春暖花开，桃红柳绿，草长莺飞。

“种春天，种春天，哈哈，种春天！”我一手牵着小男孩，一手牵着小女孩，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，为他们种下的春天而开怀，为他们诗意的童心而开怀！

有些季节一晃而过

■ 章铜胜

今年，春天好像比往年要短一些，春花来不及细看，春天的种种美妙也来不及细品，人行陌上，只能匆匆赶着，要么回家，要么去追逐春天。春天就这样冷落了我们，眼看着清明已过，这才惊觉，有些季节不会在原地等着我们，她们在我们的眼前一晃而过，你稍不注意，就错过了。有些季节错过了，也就错过了，就像我们曾经错过的一些人和事，真的错过了，又能怎样呢？生活中，如果我们能用心一点，或许可以抓住那些一晃而过的季节，抓住一些我们想抓住的东西，不会因错过而留下一些遗憾。

去年夏天，高温天气持续的时间长了一些。我是喜欢夏天的，夏天有种种的方便。可一年中的夏天也不能太长，总是在过夏天，日子就太过单调了。及至中秋已过，天气还很热，小城的桂花还没有开。有一天，我散步经过一座小桥，遇到村里的一位熟人，他是骑车从我身边经过的，见到我，停了下来，问我，今年的桂花怎么还没有开呢？我稍一愣，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也没有注意到今年的桂花还未开，不知该怎样跟他说，只好支吾过去。是啊，高温天气延长了夏天，却让秋天来得迟了些，可能我们并没有感觉到，而那些植物是敏感而又诚实的，就像秋天迟开的桂花一样，它在等着秋天的一阵凉风起。或许，只需一阵清凉的风、一阵潇潇的雨，风雨过后，在清新的空气里，就能闻到桂花的香了。被夏天挤短了的秋天，给了我们季节一晃而过的错觉。

今年春天，本以为是如期而至的季节，不想中间遭遇倒春寒。这场倒春寒将春天分成了两段，前一段升温的时间很短，中间突然降温了，又间隔了一些时间，春暖花开的日子才姗姗来迟。这种感觉并不好，像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演出被人为地打断。

春天，应该是“春风先发苑中梅，樱杏桃梨次第开”的季节。今年春天，李花、樱桃花、桃花开过之后，中间有段时间，花事暂停了一会儿。在一场倒春寒里，应该次第而开的花，有些迟疑，抑或是在等待某种不太确切的消息。花事的断续，让人心生错觉，觉得是春天和那些花儿的密谋，是它们耍了点小心思。而春天的花终究还是会开的，花期延迟也好，开得不如往年热闹也罢，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春天的兴趣，尽管稍不注意，春天便在我们面前一晃而过。

有些季节一晃而过，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季节有了某种期待，或者说是已经有了某种刻板的印象，难以察觉到它的变化和更多的方面。有时，不知道是我们错过了一些季节，还是一些季节有意想要错过我们，或者说我们互相错过了。

这段时间，因为疫情不能出门，我不得不在家里待着。我是能闲得住的，看看书，写点文字，到阳台上看看花，偶尔做点家务，一天的时间很好打发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对我也不会有太多的影响。

书是喜欢读的那些，写的文字零散琐碎，而阳台上的花，每天都不一样。上个星期下雨、降温，将一盆将要开的早花牡丹移到雨棚下面，春分刚过，牡丹的花蕾就微微张开了一些，此后温度回升，又过了三四天时间，那盆牡丹的几个花蕾都张开了。可能是前期温度偏低，牡丹花开得很慢，比印象中的牡丹花开要慢半拍。慢一点也好，从花蕾膨大，到花瓣微张，到花半开，再到花盛开，看着时间和季节，在一朵花上慢慢地游走，慢慢地变化。

有时，我会想，有些季节一晃而过，是不是因为我们走得太快了？

两棵黄葛树

■ 黎杰

小区院内有两棵黄葛树。

每到春天，一棵枝繁叶茂，一棵叶落枝秃。这就有趣了，按理说，草长莺飞，春和景明，草木要么新芽满布，要么浓荫匝地，怎会出现一棵如沐春风、一棵如遇寒潮的奇异景观呢？我向树下小憩的一对老人讨教。老人说：不奇怪，黄葛树就这样，哪个季节栽，叶就哪个季节落和发。

回想黄葛树来小区安居的经历，还真如此。

最高、最大、居中庭的那棵，枝叶最繁盛，是小区落成时来小区安居的。移栽时，树龄大概十年左右，树干丈余，大枝或被锯短、或被锯秃，是市政园林车拖进小区的。刚栽下，树周还用多根木棒固定支撑。时节应在秋天，那时小区内好多花草都黄了、稀了。园艺师在树身上挂了多个像医院输液袋一样的营养袋。我们笑说，这树一进城就娇贵，居然输起液来了。黄葛树生命力极强，我们天天忙碌，竟然没心思去观察过它。第二年，黄葛树枝条就爆发式地长。叶落应在秋天，因其与其他树落叶季差不多，所以没人在意过它叶落。叶落不久树上冒出新芽来，嫩嫩的鹅黄色，十分养眼。几乎在不知不觉间，黄葛树枝叶就铺天盖地了，突兀地独秀于小院之中。

树进则花草退。树下原先生长的花草自然消逝，退出一个圆圆的空地来，空地上纵横着黄葛树遒劲交错的根须，把铺就的青石板小路掀得弯来扭去，凹凸不平。树下安装有几把椅子，人们茶余饭后在小区内围着黄葛树散步，累了，坐下休息，摆摆龙门阵。

起初，有人反对将黄葛树栽到小区，担忧说，黄葛树招蛇虫，夏天乘凉，万一蛇虫从树掉下来岂不吓死个人？现在看来，担心多余。黄葛树有巨大气场，院内生有黄葛树，形成巨大浓荫，小区凭空多出一个天然凉亭来，这居然成就了街道一景。夏天一到，整条街的人都来树下乘凉，热闹非凡，人坐树下，小孩子绕着树跑，欢声笑语在院内此起彼伏。乘凉是借口，进了城的乡人是冲着黄葛树来的，他们对黄葛树情有独钟，一看到黄葛树，就感到亲切、依赖和放心，仿佛又回到以前的村子，回到围聚在一堆吃饭、吹牛的悠闲时光中。

后来，有人说一棵黄葛树太孤单，建议再栽一棵。小黄葛树是春天栽下的，在大黄葛树旁，两棵黄葛树犹如母子树，一高一矮，一大一小。小树起先很小，栽时甚至连枝条都没怎么修剪。不过，小黄葛树生长挺快，第二年就窜老高，几乎与大黄葛树齐高，只是，身子太单薄，长高了的小黄葛树后来使劲往宽里长，不几年，腰身居然也快追上大黄葛树了。人们指着两棵黄葛树说，看，这对母子树多好。自然，小黄葛树落叶和发芽都在春天。

这就形成有趣的春冬交融的一大盛景。

两棵黄葛树让小区人气更旺，小区立体起来。

后来，我分析黄葛树之所以常现村头或庙宇旁，是因为它抓爬能力超强，常抱石而生，一个地方只能满足一棵黄葛树生长。不过在我看，这两棵黄葛树已适应城市生活，融进城市之中了，它们在小区内生长得更欢、更快、更健壮。在我眼中，这两棵黄葛树无论怎样生长，城市的喧嚣还是无法掩盖住它们身上的乡野本色。

黄葛树改变了小区生活气场，让小区氛围活跃许多。是的，这就如我们的生活，有时还需得起一点微澜，才会更有起色，才会更有希望。

晨露 李陶 摄

花事又一年

■ 耿艳菊

气温转眼到了30℃，阳光灼灼，天气很热了。中午出门买菜的时候，我翻出了裙子。心里嘀咕，这个春天真短呢。刚买的春衣还未穿几回，夏衣就要上场了。

路上看到有不少人穿了短袖，也有人穿了凉鞋，一副夏日要来临的光景。日光明亮得让人躁。有两个熟识的人在路上碰见了，就站在路边人家的廊檐下聊天。廊檐下凉快许多。

廊檐下有几盆叫不出名字的花，已现凋败之容了。枝上寥落的几朵，也没精神。有几瓣落在了花盆里深褐色的泥土上，很安静的样子。

那两个人在聊春游的事。一个人说要等明年了，这时候花将谢未谢，看了让人伤感。另一个人看着廊檐下的花，目光里有惋惜，说：最近太忙了，今年春天还没出去看花呢，没想到春天里看花的事就转到明年了。

我听了一愣，蓦然想起“花事了”一词。落红虽不是无情物，还化作了春泥去护花，到来年各种花树依旧花开粲然。可是，这一年接一年的花开花谢，仿佛在催人老。

昨日是周末，下午带孩子到公园学骑小自行车。公园去年新砌了很大一块水泥地，很适合孩子们骑车、滑旱冰。那原来是荒草地，旁边是杨树林。如今一修整，来玩的孩子多了，不复往日的寂寥荒凉。

不过几天没来，挨着杨树林那边的水泥地上落了一层毛毛虫似的东西，那是杨树的花序，我们叫杨序花，有些地方叫“杨树吊”。

几天前，散步时路过，远远地看到它们挂在树上，还觉得十分好看。可现在它们凌乱一地，境况凄清。在那里走几步，沾得满鞋都是，有点让人厌了。

但小孩子却很喜欢。不骑车了，也不滑旱冰了，就在那玩落了一地的杨序花。或踩、或撒、或追逐、或嬉戏，热闹得也像一场噼里啪啦的花开。

我们几个大人在旁边看着，也纷纷说起儿时戏耍的事，仿佛就在昨天一般。杨树不稀罕，大概每个村庄外都有一片杨树林。杨序花落满一地，就在那里疯玩。天色渐暗了，也不听大人的催促。等到周一，有调皮的男生一会悄悄带一些到学校，吓唬胆小的女生。

花事一年又一年，我们不知不觉已成了那个在边上观看的大人。

年纪小的时候，总盼着快快长大。长大了之后，又怀念小的时候。那时候多慢，一天总是过不完。盼望着快点到夏天穿漂亮的花裙子，而一个春季却悠长得让人心急。

人到30岁之后，总觉得光阴太快。像一首诗里写得那般：红白初盛开，青绿便铺陈。光阴才逡巡，花事已拂尘。

花事太短，让人怀念从前慢。

活色生香的菜市场

■ 刘云燕

汪曾祺是个很有情趣的作家，他说：“这些年来我的业余爱好，只有：写写字、画画画、做做菜。”爱做菜，必逛菜市场。他说：“到了一个新地方，有人爱逛百货公司，有人爱逛书店，我宁可去逛逛菜市。看看生鸡活鸭，新鲜水灵的瓜菜、彤红的辣椒，热热闹闹，挨挨挤挤，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”

大家都是如此，作为平凡人，每到一个城市，我最喜欢逛的莫过于菜市场。乍到一个城市，路上车水马龙，高楼鳞次栉比，你总是个陌生人。此时，只要你进入一家菜市场，你突然发现这个城市温婉起来。此时，她素面朝天，梳着马尾辫，可亲可感。

成都的菜市场格外有趣。新鲜的蔬菜择洗得干干净净，码放得整整齐齐。新鲜的枇杷、李子早于他处上市了。这里的肉都一块块地吊起来卖。蓉城的商家有卖银针萝卜丝的，现切现卖，核桃帮你剥好，玉米粒也一粒一粒地弄下来。在菜市场，你最可以体味到最鲜活的本地特色，大爷大妈仔细地挑选着蔬菜、水果，小猫、小狗摇着尾巴，跟在后面。遇到邻里街坊，用地道的四川话打个招呼。在这里，四川人“快耍慢活”的生活理念，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菜市场，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。想来，他们采购后，饭桌上的午餐一定非常丰盛，令人垂涎。

江南水乡的市场也格外有趣。清晨，当第一缕晨光乍现，金灿灿的阳光在水面上荡起层层涟漪时，人们摇着小船，推着小板车，赶到古镇的拱桥边开早市了。人们将自家种植的新鲜的蔬菜、水果拉来售卖。渔民们网来活蹦乱跳的小鱼、小虾，随意地放在自家的塑料盆里。你想买，根本不用称，一网多少钱，自由议价。谈妥了，卖主直接放在袋子里，小鱼、小虾还蹦跳着。这样的早市，是当地人活色生香的生活缩影。人们挑选着水果、蔬菜，新鲜的河蚌。我特别喜欢那些印着喜字的白面馍馍、一缕缕手工的面条、新鲜的莲藕……人们说着温婉的江南话，彼此讨价还价。这里的蔬菜极为便宜，仅几角钱一斤。买回去只需清炒，就是一道美味。

集市上，遇到了一对卖河蚌的夫妻。女人戴着一个花头巾，穿着一件紫色上衣。她的手胖胖的，皮肤很皱，布满了茧子，却极为灵活。女人从大麻袋里取出河蚌，用刀子灵巧地撬开，取出完整的蚌肉。男人则在一旁，细心地剪着螺蛳。仿佛是一幅夫唱妇随的完美画卷。

昆明的菜市场各种蔬菜格外新鲜，码放整齐，菜以公斤为单位售卖，哪怕你烹饪技术一般，出品也能格外美味。在农贸市场上，遇见一对老夫妻，男人已经白发苍苍，老妇人戴着一顶蓝帽子，两个人坐在一起，等待着买主。一条大黑狗静静地卧在一侧，仿佛是这一对老夫妻最忠实的陪伴者。能相伴着，有些收入，这日子也过得甜蜜。一个女孩在买鱼腥草，对于北方的我来说，这会是什么味道呢？心中充满了好奇。

逛逛菜市场，才知道生活原来是如此踏踏实实，美妙而幸福。幸福就藏在这些蔬菜里，藏在一粥一饭里，藏在活色生香的菜市场里……

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：610041 报址：成都市锦江区上南大街49号 邮发代号：61-30 广告联系电话：028-86140497 定价2.00元 本报法律顾问：万刚律师 电话：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：川广登字[2020]0011号 印刷：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